

巴思对阿拉伯神话和希腊神话的滑稽性改写

——评巴思小说《茨默拉》

杨仁敬 王程辉

内容提要: 约翰·巴思是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在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小说《茨默拉》中, 巴思使现代话语汇入古代情境, 通过幽默、反讽和重构等方法对阿拉伯神话和希腊神话进行了滑稽性改写, 真实再现了美国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社会和历史片断, 反映了人们微妙的心理, 并为困惑的人们提供了一剂文学的良药。

关键词: 约翰·巴思 《茨默拉》 滑稽性改写 时代误植 幽默 反讽 重构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10)04-0042-10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约翰·巴思(John Barth)的《茨默拉》(Chimera)于1973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茨默拉》为何能得到评委们的青睐? 巴思对阿拉伯神话和希腊神话的滑稽性改写也许是主要原因之一。

《茨默拉》由三个中篇组成。第一部分《敦亚佐德》脱胎于《一千零一夜》。兄弟二人, 沙赫亚尔和沙宰曼, 各统治着一个王国。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妻子有外遇时, 便斩杀了她们。为了避免同样的厄运, 惩罚女子水性杨花, 他们让大臣每晚献上一个处女, 第二天一早将其处决。在山鲁佐德挺身而出, 连续讲述一千零一夜故事化解沙赫亚尔怒火之前, 这个暴君确实将这个政策付诸实施。敦亚佐德为山鲁佐德之妹, 她每晚坐在皇宫国王和姐姐同寝的御

床床角, 提醒山鲁佐德天之将晓, 该中断故事, 留待下一个晚上。因为长期的熏陶, 敦亚佐德也成为爱情高手和故事大王, 几乎与山鲁佐德平分秋色。萨姆尔甘特国王沙宰曼第一晚就遇到了一位倾心于他的少女。在她的劝说下, 沙宰曼决定改弦更张。他还是每晚换一位少女, 但性行为决不强求。第二天, 这位新娘可以选择到远方一个亚马逊女儿国过没有男子压迫的生活。最后, 沙赫亚尔和山鲁佐德共结连理, 而沙宰曼和敦亚佐德成为夫妻, 故事以大团圆结束。《茨默拉》中, 巴思抛弃了《一千零一夜》的框架故事, 拒绝线性叙事, 大刀阔斧地对原作做了革新。开首语 At this point 和海明威《印第安营地》第一句 At the lake shore 一样, 留下预设和悬念, 是小说中最别致的开首语之一。(Barth, 1972: 3;

1995: 215)

书的第二部分改编了《珀尔修斯》。因为神谕的关系,珀尔修斯还很小的时候就和母亲达娜厄被放进一个箱子里,顺水漂浮,幸而获救。国王波利德克特斯将他养大,让他去取美杜莎的首级。因为有神灵的帮助,珀尔修斯借助美杜莎在盾牌上形成的影子确定女妖的位置,割下了美杜莎长有蛇发的头,返家途中救了被绑在海边的安德洛墨达。最终珀尔修斯和安德洛墨达成婚,双双化为星座。巴思的版本却大相径庭。珀尔修斯夫妻间离心离德,全无鱼水之乐。安德洛墨达也移情别恋,另找了情人达那俄斯。她埋怨珀尔修斯救了自己,是出力不讨好,认为正因为自己才成就了珀尔修斯的大名。婚姻濒于破裂,身体也在走下坡路。可能因为被美杜莎注视而留下后遗症的缘故,珀尔修斯关节老化,昏聩无能,打着饱嗝,大腹便便,需要由随从扶着才能上马,只有通过回忆旧事才能捡起昔日的荣光,同时又因为爱重复给同样的听众讲述自己的往事而惹人生厌。他有性功能障碍,很难与情人克里希亚交合。珀尔修斯决心抛下国政,骑神马追求那遥不可及的不朽。但是珀加索斯也没有了昔日驰骋蓝天的雄风,它飞起来离地面不超过一米。巴思的神话英雄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正如《圣经》中的约瑟夫受到波提乏之妻的诬陷,《茨默拉》第三部分《柏勒罗丰》的同名主人公也被安忒亚捏造了相同的罪名。安忒亚的夫婿普劳特斯让自己的岳父、利西亚国王伊奥巴蒂斯把柏勒罗丰除掉。伊奥巴蒂斯给了柏勒罗丰许多艰巨的任务,包括杀死吐火女怪茨默拉和击败索吕莫人。当柏勒罗丰轻松完成这些任务后,伊奥巴蒂斯将自己的女儿菲洛诺厄嫁给了他。后来,柏勒罗丰企图飞上天庭,但

坐骑被宙斯派遣的牛虻叮咬。他坠入下界,成了跛子。巴思的柏勒罗丰穿越时空到了现代社会。他的思想更加复杂,他的行为更为怪诞。

《茨默拉》自问世并获奖以来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兴趣。鲍温在自己的《巴思导读》中提到了《茨默拉》三部分的篇幅逐渐增长的问题。第三部分的长度等于第一和第二部分之和,暗指每数等于前两数之和的菲波纳契数列。(Bowen: 68)在《后现代派小说》中,麦克黑尔认为巴思以精灵的形式侵入文本,作者与故事人物见面,导致了本体等级秩序的“短路”。(McHale: 223)他还谈到了小说结尾的半个句子 It's no Bellerophoniad. It's a, 指出这是个循环往复的麦比乌斯带,未写完的单词应该是 Chimera。因为 Chimera 是书名,属于能指,因此小说并未成为圆形,而变为一个螺旋,上升到了元语言层面。(McHale: 111)福格尔著文认为,20世纪作品在利用希腊神话时,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以现在对比过去,使20世纪的生活黯然失色,艾略特的《荒原》便是适例;另一种为世俗行为提供神话基础,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像巴思这样以当代散文、视角和文体直接重写神话比较少见,也许能与之相比的只有约翰·厄普代克的《人马怪》。(Fogel: 133—34)

作为一个理论家,巴思已成为评论自己作品的权威,在不同的场合他也对《茨默拉》发表过看法。他认为“茨默拉”有四个含义:一,龙头、羊身和蛇尾的女怪;二,虚构的生物、怪异的组合;三,由基因不同的组织构成的生物,如半雄半雌;四,他本人的著作名。他提醒人们,不仅《茨默拉》分为三大部分,书的第一部分《敦亚佐德》又分为三个部分。不管从内容还是从结构看,书名恰如其分,三个部分泾渭分明,各成一体,互不相干,并无有机联系,只是像

茨默拉一样被强扭在一起。《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在巴思作品中地位举足轻重。在《星期五续书》中,他说自己这个美国当代后现代小说家是13世纪的山鲁佐德、19世纪巴西作家阿西斯和20世纪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合作孕育的。(Barth, 1995: 228)他谈到山鲁佐德和沙赫亚尔的关系等同于美国故事讲述人与听众的关系:后者对前者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却能够促使前者丰产。(Barth, 1995: 245)为什么《一千零一夜》只有267个故事,名字却是一千零一夜?1001固然是个吉祥的大数,还有无其他原因?巴思根据《一千零一夜》结束时山鲁佐德已有三个孩子,“一个已经行走,一个能爬,一个还在吃奶”这个句子做起了文章。他参考妇科知识手册,精确推算出山鲁佐德的月经、受孕和生产的日期,认为山鲁佐德的生理周期决定了她生三个孩子需要费时1001天。到第1002天,她正好可以将自己洁净的身体献给国王享用。(Barth, 1984: 275)巴思被称为永远思想的机器(a perpetual notion machine),他对神话改写的这个细节是个很好的佐证。(McCaffery: 258)

《茨默拉》可资评论的方面林林总总,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东西方神话进行滑稽化改写是它的一个明显特点。下面就《茨默拉》对神话进行滑稽化处理的技巧进行研讨,以求教于读者。

一、现代话语大量涌入古代神话

在《文学术语汇编》中,艾布拉姆斯将“时代谬误”定义为“将某一事件、某人或某物置于其时代之外”;在文学作品中,指违背历史的真实发展顺序,错误地安排人物、事件、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莎士比亚因为粗心曾经犯过时代谬误,他让钟表出现

在《尤利乌斯·凯撒》中,而钟表是14世纪才发明的。后世的作家大多为了取得讽刺和滑稽的效果而运用时代错误。(Abrams: 230)麦克黑尔认为,时代倒错的创作技巧在后现代派创作实践中并不常见,但也偶有出现。他谈到,假如现代蓝领心理状态投射到11世纪或者12世纪人物身上,那么其效果就像是“复视”或“画中画”,因为现在和过去同时清晰可辨。麦克黑尔对巴思的时代误植也有论述,在《信件》(1979)中巴思采用了这一手法:艾默斯特女士1969年8月9日“预测”了数年后美国将从越南撤军,库克六世1969年9月10日就说了因1973年赎罪日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危机”。巴思通过给自己的小说人物传授未来知识,从而使他们成为引人发笑的伪先知。(McHale: 94)

《茨默拉》的背景是遥不可及的过去,但故事人物身处现代社会,如鱼得水,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并无水土不服的症状。阅读文本,现代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敦亚佐德》中,苏丹新娘山鲁佐德摇身一变成为大学本科生,专攻艺术和科学,还作为优秀学生代表被推选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东方的许多研究生院争先恐后给她奖学金。作家想象力之丰富,可见一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诱惑柏勒罗丰时,安忒亚先请他喝充满现代浪漫情调的迈塔克瑟白兰地。她头发上有海的味道,好像参加了驾驶游艇一日游项目。柏勒罗丰曾用零星的高空马粪对索吕莫人营地进行饱和轰炸。与其说他是一个神话人物,不如说他更像一个普通现代人:他坐在广场板凳上给鸽子喂花生、陪安忒亚喝啤酒、去通宵营业的餐厅吃碎肉茄子蛋、投递航空邮件,没有一点神话人物的影子。柏勒罗丰的娇妻菲洛诺厄也是大学本科生,需要提交论文。她有许多新鲜见解:既然茨默拉不断吐出火

焰,她希望柏勒罗丰俘获女怪,为她建造一个石棉瓦笼子,她吐出的热气可以为动物园和城市贫民区供暖。如果杀死茨默拉,也不失为防止空气污染的一个举措。

人物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决定了一个人的言谈举止、行为习惯和兴趣爱好。如果一个人突然运用和时代特征大相径庭的话语,就会产生冲击效果,使人有独特的阅读体验。在《文学理论导引》中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艺术作品排斥哲理深度,而热衷于一种人为的无深度性、嬉戏和情感的缺乏,一种追求快感、表面和转瞬即逝的情感强度的艺术。(王先霏:760)这一点可以从上文得到证实。

无独有偶,时代误植的嬉戏性在巴思笔下的柏勒罗丰和安忒亚之间的感情纠葛中也可见到生动的例证。安忒亚认为柏勒罗丰是神,于是千方百计引诱他,以满足自己最大的愿望:生一个带有神的血统的孩子。这个想法固然匪夷所思,柏勒罗丰劝她回心转意的疏导也不同寻常:凡人和凡人结合生下凡人;神和凡人生产半人半神;神和半人半神结婚,子女可能是神,也可能是半人半神;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半人半神,生下神的可能性是25%,半人半神为50%,凡人的可能性是25%;而如果夫妻一方是半人半神,一方是凡人,则子女半人半神和凡人的可能性均是50%。(Barth, 1972: 182—83)

书中配有线状图标,非常直观地体现了遗传规律。显然,柏勒罗丰的理论借鉴了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的基因遗传原理。柏勒罗丰能够娴熟地应用孟德尔规律,显然是巴思巧妙安排的结果。人物越是清楚地条分缕析,文本越荒诞;越是趋于科学的精确,可信度越低;越是振振有词,煞有其事,越是激起人们的疑虑。在后现代派作家建立的嬉戏的迷宫里,读者有时会暂时

迷向。他们需要拿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藐视红桃皇后的胆识,有发出“你不过就是(供人玩乐的)扑克牌!”(Carroll: 147)的勇气,才能脱身而出,走出怪圈,进而琢磨后现代派作家以文本救世的深意。

在自己引起广泛反响的论文《枯竭的文学》中,巴思认为,艺术和形式于历史中存在,必定发生变化。有其同行认为(据说是索尔·贝娄),作为作家,最次要的素质是写作技巧的更新。他本人深有同感,但他想添一句话:这最不重要的东西却至关重要,技术的落后是真正的缺陷。(Barth, 1984: 66)巴思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他利用了时代误植的形式,借助语言技巧,还文学之魂魄。这种方法,无逻辑,非理性,是对7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虚伪而残忍的“理性”的一个反拨。有了这种奇谲怪异,人们才能直面残酷的现实,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从而在心理上化解无尽的灾难。

二、巧妙使用幽默

时代误植属于幽默的一种形式。在谈及幽默的语言时纳什这样论述:“开玩笑的人举起一个马戏演出时供钻穿的大圈。这个大圈是‘这可能吗?’如果想听故事的人为了笑声而情愿钻入,那他们就抛弃了现实世界的逻辑性和可能性。”(Nash: 5)《茨默拉》的作者手中也有这样一个圈。山鲁佐德和代表巴思的精灵一般是不能见面的,但读者认可书中这样跨越时空的际遇,虽然这种见面开始不无戏剧性:她很吃惊,“笔掉到地上,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裙子”。(Barth 1972: 8—9)巴思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到精灵身上:“尽管他看起来跟其他人不一样,却并不可怕。皮肤白皙,四十岁上下,衣着朴素,但稀奇古怪。高挑个头,外表健康可亲,戴着的有框眼镜的镜片很怪异。”作家没有掩饰自己稀疏的头发,而是戏称

自己的脑袋好像一只大鹏蛋。作家现身文本,在后现代派作品中屡见不鲜,其传统源远流长。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的煌煌杰作《雅典学派》中,除了细致入微地刻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几十位哲人外,画家还在作品右下方把自己画入,好像躬逢其盛,希望倾听哲人的宏论。这样的处理,顿使画面平添几多妙趣。美术和文学一脉相承,巴思和山鲁佐德相会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见面固然荒唐,谈话更是荒诞不经。山鲁佐德一反圣洁形象,主动提出做精灵的情人,让国王头上长角。被婉拒之后她质问:“你被阉割了吗?”精灵回答他自己身体各个部件配备齐全。堂皇的情境与异常的行动构成鲜明的对照,令读者捧腹不止,荒谬和真实之间一种似非而是的联系通过这种奇异的手法建立了起来。

巴思还采用了戏仿来达到幽默效果,“用崇高严肃的言语来描写鸡毛蒜皮的小事,用堂皇的言辞为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事物服务”。(乐黛云:596)文学作品讲求“得体”原则,即一种文学体裁及其人物、情节、叙述风格和对话风格妥贴地搭配在一起。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提到了类似“得体”原则的内容,他根据主人公的行动力量,将虚构作品分为五类:神话、传奇、高模仿、低模仿和讽刺。(弗莱:45—46)各个层次的人物有各自的礼仪规范,不得僭越。如果“得体”原则得不到遵循,滑稽效果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们印象中的神话英雄,应该是足智多谋、威武雄壮、智勇双全;人们对一国之君有极高的期望:“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杨洪:40)皇室成员应该尽显尊严,但是《茨默拉》的皇室成员远非如此。珀尔修斯的父王刻甫斯两眼如雾里

看花,无力亲政,只能每日拾掇菜园聊以自慰。他发出的感慨令人忍俊不禁:当阿塞俄比亚国王不是易事,做王后的丈夫、公主的父亲更难,但做一个骁勇的金发英雄的岳父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此外,他爱用双关语。他对女儿的告诫 You got your natural curl, don't make waves 有两个意思:一,你的头发自来卷,不要烫发;二,小波纹,不要兴风作浪(引起乱子)。这种俏皮话更适于小丑弄臣,与君王身份并不相称。王后卡西俄佩亚也有一个情人伽兰提斯。柏勒罗丰的王后菲洛诺厄挂在嘴边的不是臣民的安居乐业,而是怀孕对自己身体的不良影响:牙齿和肌肉弹性受损、静脉曲张、乳房下垂、阴道括约肌松弛,同时腿部和臀部出现妊娠纹,崇高的身份和卑琐的言语之间的对照造成可笑的效果。神话人物降格,充满威仪的王室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巨大的落差成为幽默的温床。

《茨默拉》中不乏黑色幽默,那种绝望的轻松、阴沉的微笑和绞架下的嬉戏。柏勒罗丰与一个女战俘强行交合,问她的名字,回答是亚马逊国第五轻骑兵团准下士墨拉里佩。当被问及是否处女时,墨拉里佩回答:“亚马逊战犯法第二条规定,除了名字、军衔和番号,其他一切都不可告诉敌人。”柏勒罗丰庄重地指出,他并不知道这个规则。告诉了他这个规则的存在,她已经触犯了这条规定。对于自己的暴行避而不谈,像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中的叙述人一样,道德和仁义方面麻木不仁,却有心纠正受害者的言词中的逻辑矛盾,可恶、可恨、可耻、可怕又可笑。《茨默拉》将痛苦和插科打诨并置,暴行和冷静的推理掺杂,立意怪绝,鲜明而生动地表现了生存的荒谬性和处于崩溃状态的人的精神世界。

三、反讽的在场

巴思在《茨默拉》中除了运用幽默,还利用反讽来增强滑稽效果。首先是字语反讽:故意不使用规范的句法或标准的表达语义的方式可导致字语反讽。(王先霈:293)当叙述人因为害怕臭气被迫捂起鼻子说话时,n 这个音被省略,m 变为 b,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氛围;当小丑人物麦戈潘忒斯只能用 th 代替 s 这个音的时候,他的话听起来来自有一种可笑的不和谐感,这些属于字语反讽的范畴。

此外还有戏剧反讽,也即是读者、观众、作者和叙述者知道而作品中人物一无所知的叙事技巧。柏勒罗丰的遭遇当属此类,他完全成了作家手中的木偶而不自知。这里不能不提到美国作家约瑟夫·肯贝尔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1904)。这本书实际上支配了《茨默拉》的第三部分《柏勒罗丰》,成为故事主人公柏勒罗丰行动的指南。《千面英雄》的出版在美国曾引起轰动,影响深远。书中,肯贝尔提出了一个英雄的模式。巴思将这个模式稍加改造,加上拉格伦、荣格和自己的点滴体会,绘制出了一个新模式。该模式呈圆形,沿逆时针方向运转,细目为一:离去,包括孕育、谋杀未遂、伤口和逃离、得到召唤、开始历险、得到帮手;二:跨越阈限,包括兄弟之争、与巨龙战斗、肢解、受难、夜航、鲸鱼之腹和地狱之门;三:指引,有考验和神启;四:归来,包括圣婚、得到回家的召唤、飞行、变形和帮手离去;五:跨越阈限,包括挫败觊觎王位者、归来、辨认、复活和营救;六:君临和死亡,主人公制定法律、建立城邦、失去神恩、流放,终而歿于山顶。(Barth, 1972: 261)这个模式成为柏勒罗丰生命的主宰。作为利西亚统治者,他一帆风顺: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

乐业,自己的家庭幸福美满。但读了《珀尔修斯》之后,柏勒罗丰心理强烈地失衡,开始感到不满。他决心以化为星座的珀尔修斯为榜样,严格遵循模式,实现自己羽化登仙的梦想,自此模式左右了他的一举一动。当他的老师波吕艾多斯让他拔出药草,以便让他的父王格劳克斯的母马闻到发情狂奔,他询问:“为什么让我来做这件事?”他的皇兄德利亚德斯回答:“为了象征性地代替模式中的谋杀未遂。”柏勒罗丰这才满意。(Barth, 1972: 163)父兄两人在赛事中不幸身亡,柏勒罗丰并没有悲伤,他深信这种事态发展符合模式。在公共舆论压力之下,他听从先知建议,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因为英雄都这么做。在伯罗奔尼撒,柏勒罗丰有一段反思:

第一部分背井离乡都完成了,孕育和出生也符合模式;格劳克斯死了;我有模式中规定的伤疤。虽然它不在正经地方,但至少说明他要害我;我在一团漆黑中跨越阈限,在圣林水井处得到了神人要我去旅行的召唤,于是化名向西。到了桑迪·派罗斯,我想最好是以桨手的身份搭乘下一艘向西的船,这样可以夜航进入我的第二个部分“指引入门”。(Barth, 1972: 168)

当宙斯使柏勒罗丰坠落地面,他一场徒劳的幻梦才终告结束。柏勒罗丰希望成为星座,最终没有实现。巴思安排柏勒罗丰成为一个真正的模仿者(Bellerophon 一名中含有 phony 一词),作家达到了目的,命运嘲讽了柏勒罗丰。

巴思这种不同寻常的写作有两个原因。其一,与《英雄》一书的邂逅相遇。1961年,《烟草商》出版后的一个周末,巴思偶然读到了拉格伦的《英雄》(The Hero, 1936)。书中将许多民族神话中英雄的人生历程的共同点做了总结,共二十二项。细细计算之后,巴思发现《烟草商》中的库

克和伯林盖姆分别与模式高度吻合,令他惊奇又深感有趣。其二,评论家言称的必然联系。有评论家著文指出,巴思的《烟草商》可能受了奥托·兰克《英雄诞生之神话》的影响。巴思找来这本书,果然发现自己的作品和这本书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Barth, 1984: 43) 巴思不愿落入窠臼、袭蹈陈言,他曾宣称:我们不能再走乔伊斯和卡夫卡那样的老路,我们要像博尔赫斯和贝克特一样独辟蹊径。(Barth, 1984: 67) 他笔下懵懵懂懂的故事主人公怀揣模式冒险,不断参照其他文学名著,调整自己的行动和方向,妄图超越自己栖身的文本,最终仍然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构成了极大的反讽。巴思的尝试开拓了小说创作的新疆域,令人深思,给人启迪。

四、重构神话的魅力

正如《茨默拉》所言,神话可以无穷无尽地重述。鉴赏家的乐趣在于不同版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改变、差异和空白。(Barth, 1972: 168) 评论家对神话给予高度评价。弗莱认为:“神话包含了一整套不受时间影响的‘抽象的虚构模式’,是‘文学表现的语法入门’,是一套‘结构原理’、‘原始模式’,既影响了古代文学,又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原型’。”他还认为,“神话是一种跨历史、跨语境的想象源泉。”(伯克维奇: 372) 人们对神话欣然接受,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童年时代。但神话叙事并非恒定不变,不同时代的人对神话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加工、利用和解读。《茨默拉》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对神话进行滑稽性改写,从而重新构筑起了一个神话系统,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对茨默拉之由来进行空白填补;对水淹皇宫、安忒亚的诱惑、菲纽斯被石化翻案并提供新解;就美杜莎的石化能力问题提出质疑,同时对美杜莎被

杀加以续写。

阅读中总是有断层和空白存在的。(卡勒: 56) 对神话构筑中缺失的必要环节实施补足,成为后现代派小说家重构神话的重要切入点。吐火女怪茨默拉来自何方? 巴思的小说提供了一个令人愕然的说法:波吕艾多斯具有像普罗透斯一样善变的本领,一般来说,在变化之前他将自己要变的东西写在一张纸上。有一次他决定变成一个房间,于是写下有魔力的句子:我是个房间(I am a chamber)。出乎他的意料的是,他没有变为一个房间,而成了一个休眠火山山洞里一个龙头、羊身和蛇尾的怪兽。他认为这是掌管变化、喜欢双关语的赫尔墨斯恶作剧的结果。“房间”(Chamber)和“洞穴”(Kamara)谐音,而“洞穴”和“茨默拉”(Chimera)又词形相近,才有此误。(Barth, 1972: 206—07) 利用丰富的想象,巴思补足了神话缺失的环节,使神话趋于完整,实现了古老传统和现代创造的和谐统一。

巴思对神话进行了滑稽化处理,在必要时还用解构的方法颠覆了因果的等级关系,对原来的文本情节予以否定,并提出新解。巴思引用格雷夫斯的神话中有着这样一个细节:柏勒罗丰按伊奥巴斯蒂吩咐击败了敌人,当他凯旋归来之时,国王不但不感激,反而派人在路上伏击这位英雄。柏勒罗丰对天祈祷,使得海神波塞冬发起大水,滚滚洪流涌向皇宫,迫使国王就范。此时,祈祷是因,大水是果。但是,巴思割断了这两者的联系,使他们变得风牛马不相及。根据书中菲洛诺厄的说法,这次奇功并非波塞冬所建,而是多种自然条件叠加而造成的天文大潮。这些条件包括:茨默拉山的异动、南风、低水位、满月和春分。她在大学的室友主修气象学,副修火山学,对此作出了准确预测。这个预测正好可以

作为筹码为柏勒罗丰服务,使他在与国王的较量中增加胜算。可以看出,祈祷和打水不过是偶然随意的并置关系,没有任何因果联系。

对于公认的安忒亚引诱柏勒罗丰这样的情节,巴思也模仿英国作家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写法,将多个版本并置。第一个版本众所周知:任凭安忒亚舌敞唇焦,柏勒罗丰坚拒不从。第二个版本:柏勒罗丰正心猿意马,安忒亚不期而至,男女双方如干柴遇到烈火,立即进入佳境;安忒亚怀孕之后,两人关系中断,不久死灰复燃,最终不再联系。第三个版本:两人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无任何异常举动,但已经达成高度默契,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人终于顺理成章地走到一张床上;安忒亚向夫君说柏勒罗丰诱奸了她,普劳特斯让他们再重复一次通奸行为;安忒亚怀孕,也曾考虑过自杀和流产,但没有付诸实施,后来她生下一个健康男婴,据说夫妻关系改善云云。(Barth, 1972: 192—94)

神话有多种版本并不鲜见,不同神话对美杜莎如何成为蛇发女怪也有抵牾之处。根据盖雷编著的《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美杜莎曾是个大家闺秀,具有最感自豪的一头秀发。不过由于她胆敢和维纳斯比美,维纳斯剥夺了她的魅力,并把她的秀发变成了一条条嘶嘶作响的蛇。(盖雷: 270)而伊文思则有不同解释,他认为美杜莎亵渎了维纳斯的神庙才惹此祸。(Evans: 726)因此,巴思为神话提供不同版本似乎也无厚非。他借助菲洛诺厄的话为自己辩护,也道出了自己的本意:客观真理这个概念很成问题,尤其是涉及历史方面。就神话的不同版本而言,它们的意义就蕴含在它们的自相矛盾中。(Barth, 1972: 194)

巴思还提出个新论点:被美杜莎石化

不是坏事,它几乎等同于快速安乐死,与不朽无异。不毁容,节省了营造坟墓和用香料、药物和防腐剂对尸体处理的费用,同时免费提供了栩栩如生的逝者去世前的形象。叙事人还建议:被石化的人在那一瞬间最好不要正在吃饭、上卫生间或者挖鼻孔,以免不雅观。(Barth, 1972: 189)巴思戏说石化,扫荡了既往文本和专家解读的权威,实际上暗示了每一读者阅读的合法性。巴思解构了一个稳定的广为接受的神话版本,这与利奥塔的见解丝丝相扣:后现代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对“不稳定性”的探索,它不断追求差异、追求对已知的否定和突破、追求对知识涵义的更新,这就是后现代科学的立法原则。(蒋永福: 300)后现代派小说家打破了旧的平衡,为一个新的平衡的建立指出了方向。

神话不是铁板一块,但绝非无懈可击。借助柏勒罗丰追随者的来信,巴思仍然在石化问题上做文章。他煞有介事地提出了质疑:是看到美杜莎的每一样东西都变成石头,还是美杜莎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变成石头?如果是前者,为什么没有眼睛的海草也化为石块?如果是后者,为什么美杜莎死后还能将人石化?(Barth, 1972: 80)这些疑问看似荒唐,却击中了神话的软肋,批判了一致性和理性等现代理论的重要概念。正如《茨默拉》书中的一句名言“打开宝库的钥匙也许就是宝库本身”,巴思所提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司空见惯的现象提出问题并思考这个问题。

巴思并不就此止步,他还续写了美杜莎神话。在他的笔下,美杜莎是个可怜的姑娘,在神庙里被波塞冬强暴,于是求助于雅典娜。不料雅典娜惩罚受害者,将她的头发变为蛇,并让她的注视具有石化功能。她心仪的情郎都被她变为石块,令她肝肠寸断。当她听说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珀尔修

斯到来,便闭上眼睛,求得一吻,结果失去了头颅。幸好雅典娜将她的头部复原,而且赋予她使人返老还童的神力。珀尔修斯和美杜莎握手言欢,双双升上天空,成了灿烂的星座。

纳博科夫不断提醒自己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让他们把玩细节,巴思深为赞同并身体力行。他不断刮擦人们熟悉的神话大厦,使灰泥涂抹的缝隙显露出来。当他讲述吐火女怪茨默拉是神的恶作剧、美杜莎之败是她的误会、水淹皇宫纯属偶然、被石化未尝不是好事时,神话中的壮举涣然冰释,整个神话体系为之松动。神话人物褪去了神秘的光环,露出其真实的一面。

巴思的改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不局限于《茨默拉》一书,也不囿于阿拉伯和希腊神话。他在这个方向的努力持之以恒,成果丰硕。早在1960年,他的《烟草商》就对《约翰·史密斯日记》进行了重写,从而成为他滑稽改写的嚆矢,这个传统在1966年出版的畅销书《羊孩儿吉斯》中得到了延续。在书中,他完美地戏仿了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等文学经典。1968年,他的《迷失在开心馆》对海伦·帕里斯、墨涅拉俄斯和回音女神进行了改写。1987年的《水边故事》重塑的作品既有乔伊斯《都柏林人》中的短篇《阿拉比》和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也有《奥德修斯》和《堂·吉珂德》。《水边故事》甚至将《茨默拉》中的《一千零一夜》的改写回炉再造。2005年,巴思的《三条路交汇处》第三部分将美惠三女神变成性工作者。

“小说反映现实世界。”(Barth, 1984: 73)笔者认为巴思对神话的改写既有个人原因,又有社会原因。巴思高中毕业后曾上过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接受了音乐培训。他感到自己音乐才华不如人意,再加上经济因素,于是转学至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虽然音乐教育就此止步,对音乐的喜爱却伴随着巴思,从内心深处,他还是由衷地喜欢乐曲改编。这样,有着音乐家气质的小说家巴思乐此不疲地改写神话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影响的焦虑也可以映照巴思的作品。

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提出:注定会晋升到伟人行列的年轻诗人,咄咄逼人,他们像孩子追求独特身份一样,对文学权威孜孜以求。他们注视着前辈,既与他们不可比拟的成就认同,又加以排斥,为自己出生太晚而痛苦,又想催生自己。他们只能通过富有活力地反抗影响而前进。(Tobin: 6)

巴思对神话的回归是他“回顾过去道路,确定现在方位,决定未来走向”的策略,(Barth, 1995: 254)是他“一只脚踏在过去,一只脚踏在巴黎结构主义的一个方法”。(Clavier: 328)

第三个原因与巴思写作的马里兰州的地理位置有关。因为潮水的缘故,巴思家乡局部地区的地形不断发生变化,界限不断变更,疆域游移不定。巴思说:“回想一下,发现传统的界限都是随意和变动不居的:形式和内容、现实和非现实、事实和想象的区别模糊。”(Ryan: 206)巴思使严肃神话变滑稽、使崇高变卑微、使高雅变通俗,与他创作的环境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茨默拉》神话之改写还反映了70年代初美国社会人们的心理和美国人遭遇的困境,小说满纸荒唐言的背后是后现代派作家医治美国社会弊病的苦心。二次大战后,美国人生活富足,富甲天下,美利坚合众国俨然成了神话中的伊甸园。但美国文明史也是一部野蛮史。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古巴导弹危机剑拔弩张、民权运动风起云涌、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遇刺举国震惊,美国人经历了失落和挫折。旧

的价值体系正在失去,新的尚未建立,被赶出天堂的美国人在寻找新的定位,《茨默拉》成了这一时期人们心理特征的描写。失去伊甸园是痛苦的,但头脑冷静下来才能思考前进方向,才能有灿烂未来。约翰·欧文小说中的嘎普说:“艰苦的工作和艺术使生活不那么严肃。”(Tobin: 68)《茨默拉》以通俗形式,谑而不虐,先让人震惊,接着发笑,随后感悟,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既如实记录了人们的感受,又给迷惘中的美国读者开了一剂清醒药方。

《茨默拉》具有独特的后现代审美效果,很多方面可圈可点。它的多重叙事、它的混杂文体、它的开放性结局,都给人留下了巨大的诠释空间。但对阿拉伯神话和希腊神话的滑稽性改写无疑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特征,自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令人赏心悦目。巴思的竞争目标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而不是当代美国小说家。如果从这个历史高度考量的话,巴思作品的宝藏的发掘仅仅刚刚起步,巴思评论前方的路还很漫长,未来需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参考文献:

1.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LTRP, 2005.
2. Barth, John. *Chimer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3. —. *Further Fridays: Essays, Lectures, and Other Nonfiction, 1984—1994*.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5.
4. —. *The Friday Book: Essays and Other Nonfic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84.
5. —. *The Tidewater Tales: A Nove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6. Bowen, Zack. *A Reader's Guide to John Barth*.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4.
7. Carroll, Lewis.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London: Aladdin Classics, 2000.
8. Clavier, Berndt. *John Barth and Postmodernis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7.

9. Evans, Ivor H. *Brewer's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 London: Cassell Ltd., 1981.
10. Fogel, Stan, and Gordon Slethaug. *Understanding John Barth*.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0.
11. McCaffery, Larry, ed. *Postmodern Fiction: A Bio-Bibliographical Guid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12. McHale, Brian. *Postmodernist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7.
13. Nash, Walter. *The Language of Humor*. London: Longman, 1985.
14. Ryan, Bryan, ed. *Major 20th Century Writers*.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1.
15. Tobin, Patricia. *John Barth and the Anxiety of Continuance*.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 1992.
16. Zipes, Jack. *Arabian Nights*. Vol. 1. New York: Signet Classic, 1991.
17. 查尔斯·米尔斯·盖雷:《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北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8. 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19. 蒋永福主编《东西方哲学大辞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0. 乐黛云等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21.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
22. 萨克文·伯克维奇等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杨仁敬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3. 王先需等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4. 杨洪 注释《中庸·大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FOREIGN LITERATURE

BI-MONTHLY, NO. 4, 2010

Editor: HU Wenzhong **Associate Editors:** JIANG Hong, MA Hailiang

Selected Abstracts

LIN Wenjing **Exile, Trauma, Return in Edwidge Danticat's *Breath, Eyes, Memory*** 3

Edwidge Danticat is an Afro-Caribbean American woman writer.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her first novel *Breath, Eyes, Memory*, Danticat rises as a new star in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United States. Danticat's writings have won many prizes and enjoyed good reception. This essay aims to explore how "exile," "trauma," and "return," these three concepts interact with the conception of homeland in *Breath, Eyes, Memory*, thus further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of "homeland". For Sophie, or Haitian Americans, or even Danticat, if homeland means Haiti, it is where the "trauma" is; however, the U. S. is not Haitian immigrants' home either. Nevertheless, "return" is significant to those Haitian diasporic subjects, since it helps them begin the healing process and construct their selfhood.

WANG Quan **The Purloined Wife in "The Californian's Tale"** 20

Jacques Lacan contends that the three different glances in "The Purloined Letter" have formed a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ubjects, and the insistence of the letter during the intersubjective repetitions is constitutive for the subject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Lacanian concept of subject, endeavors to provid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ree glances in "The Californian's Tale" with its dynamic move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especially for the purloined wife, who literally becomes a letter/signifier, constantly being read by others and promising her forever delayed arrival.

YANG Renjing & WANG Chenghui **On Barth's *Chimera*** 42

In his prize-winning novel *Chimera*, John Barth inserts contemporary discourse into the ancient context. By resorting to methods such as humor, irony and reconstruction, he gives the Arabic and Greek myths a comical adaptation, and faithfully represents segment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history in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by manifesting people's complex psychology at that time and providing a remedy for the disillusioned.

WANG Lili **Re-reading Three Novels by Amy T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52

In an age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ecocriticism which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more widely applied than it is now.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read the recent three novels by Amy T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1995),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2001) and *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2005). The discussion will try to ad-